紅樓夢/第12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

第一二零回　甄士隱詳說太虛情　賈雨村歸結紅樓夢

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，連忙進去瞧看。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走到襲人炕前。只見襲人心痛難禁，一時氣厥。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，仍舊扶他睡下，一面傳請大夫。巧姐兒問寶釵道：「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了，一時發暈栽倒了。太太叫人扶他回來，他就睡倒了。因外頭有事，沒有請大夫瞧他，所以致此。」說著，大夫來了，寶釵等略避。大夫看了脈，說是急怒所致，開了方子去了。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，便要打發屋里的人都出去，一急越發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後，秋紋給他煎藥。他各自一人躺著，神魂未定，好象寶玉在他面前，恍惚又象是個和尚，手里拿著一本冊子揭著看，還說道：「你別錯了主意，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。」襲人似要和他說話，秋紋走來說：「藥好了，姐姐吃罷。」襲人睜眼一瞧，知是個夢，也不告訴人。吃了藥，便自己細細的想：「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。上回他要拿玉出去，便是要脫身的樣子，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象往常，把我混推混揉的，一點情意都沒有。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。在別的姊妹跟前，也是沒有一點情意。這就是悟道的樣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拋了二奶奶怎麼好！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雖是月錢照著那樣的分例，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。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，我若死守著，又叫人笑話，若是我出去，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，實在不忍。」左思右想，實在難處。想到剛纔的夢「好象和我無緣」的話，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」豈知吃藥以後，心痛減了好些，也難躺著，只好勉強支持。過了幾日，起來服侍寶釵。寶釵想念寶玉，暗中垂淚，自歎命苦。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，很費張羅，不能不幫著打算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，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，到了金陵，先安了葬。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。賈政料理墳基的事。一日接到家書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，心里自是喜歡。後來看到寶玉走失，復又煩惱，只得赶忙回來。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

的旨意，又接家書，果然赦罪復職，更是喜歡，便日夜趲行。

一日，行到毘陵驛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個清靜去處。賈政打發眾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，總說即刻開船，都不敢勞動。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寫家書，先要打發人起旱到家。寫到寶玉的事，便停筆。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個人，光著頭，赤著腳，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，向賈政倒身下拜。賈政尚未認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問他是誰。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打了個問訊。賈政纔要還揖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寶玉。賈政吃一大驚，忙問道：「可是寶玉么？」那人只不言語，似喜似悲。賈政又問道：「你若是寶玉，如何這樣打扮，跑到這里？」寶玉未及回言，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，一僧一道，夾住寶玉說道：「俗緣已畢，還不快走。」說著，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。賈政不顧地滑，疾忙來赶。見那三人在前，那里赶得上。只聽見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：

我所居兮，青埂之峰。

我所游兮，鴻蒙太空。

誰與我游兮，吾誰與從。

渺渺茫茫兮，歸彼大荒。

賈政一面聽著，一面赶去，轉過一小坡，倏然不見。賈政已赶得心虛氣喘，驚疑不定，回過頭來，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赶來。賈政問道：「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么？」小廝道：「看見的。奴才為老爺追赶，故也赶來。後來只見老爺，不見那三個人了。」賈政還欲前走，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，并無一人。賈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來。

眾家人回舡，見賈政不在艙中，問了舡夫，說是「老爺上岸追赶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。」眾人也從雪地里尋蹤迎去，遠遠見賈政來了，迎上去接著，一同回船。賈政坐下，喘息方定，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。眾人回稟，便要在這地方尋覓。賈政歎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這是我親眼見的，并非鬼怪。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。那寶玉生下時銜了玉來，便也古怪，我早知不祥之兆，為的是老太太疼愛，所以養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見了三次：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，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，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，寶玉便好了，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，我一轉眼就不見了。我心里便有些詫异，

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。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！如今叫我纔明白。」說到那里，掉下淚來。眾人道：「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該中舉人了。怎麼中了纔去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們那里知道，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里的精靈，他自有一种性情。你看寶玉何嘗肯念書，他若略一經心，無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种脾氣也是各別另樣。」說著，又歎了幾聲。眾人便拿「蘭哥得中，家道復興」的話解了一番。賈政仍舊寫家書，便把這事寫上，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。寫完封好，即著家人回去。賈政隨後赶回。暫且不題。

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。并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。刑部准了，收兌了銀子，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。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，不必細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說道：「若是再犯前病，必定犯殺犯剮！」薛姨媽見他這樣，便要握他嘴說：「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么！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，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，如今雖說窮了，這碗飯還有得吃，据我的主意，我便算他是媳婦了，你心里怎麼樣？」薛蟠點頭願意。寶釵等也說：「很該這樣。」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，說是：「伏侍大爺一樣的，何必如此。」眾人便稱起大奶奶來，無人不服。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，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。見了眾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說了一番的話。正說著，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，呈上書子，說：「老爺不日到了。」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。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，眾人聽了都痛哭起來，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。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「不必悲傷，原是借胎」的話解說了一番。「與其作了官，倘或命運不好，犯了事坏家敗產，那時倒不好了。宁可咱們家出一位佛爺，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，所以纔投到咱們家來。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，當初東府里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，也沒有成了仙。這佛是更難成的。太太這麼一想，心里便開豁了。」王夫人哭著和薛姨媽道：「寶玉拋了我，我還恨他呢。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，纔成了一二年的親，怎麼他就硬著腸子都撂下了走了呢！」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。寶釵哭得人事不知。所有爺們都在外頭，王夫人便說道：「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，剛剛兒的娶了親，中了舉人，又知道媳婦作了胎，我纔喜歡些，不想弄到這樣結局！早知這樣，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！」薛姨媽道：「這是自己一定的，咱們這樣人家，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？幸喜有了胎，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後來就有了結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，明年成了進士，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。他頭里的苦也算吃盡的了，如今的甜來，也是他為人的好處。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刻薄輕佻的人，姊姊倒不必耽憂。」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极有理，心想：「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欲极愛素淡的，他所以纔有這個事，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定數的。看著寶釵雖是痛哭，他端庄樣兒一點不走，卻倒來勸我，這是真真難得的！

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，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！」想了一回，也覺解了好些。又想到襲人身上：「若說別的丫頭呢，沒有什麼難處的，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。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？」此時人多，也不好說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。

那日薛姨媽并未回家，因恐寶釵痛哭，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。那寶釵卻是极明理，思前想後，「寶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。夙世前因，自有一定，原無可怨天尤人。”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。薛姨媽心里反倒安了，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寶釵的話說了。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若說我無德，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。」說著，更又傷心起來。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，因又提起襲人來，說：「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，他是一心想著寶哥兒。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，屋里人願守也是有的。惟有這襲人，雖說是算個屋里人，到底他和寶哥兒并沒有過明路兒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纔剛想著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。若說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願意，又要尋死覓活的，若要留著他也罷，又恐老爺不依。所以難處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。再者姨老爺并不知道襲人的事，想來不過是個丫頭，那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來，狠狠的吩咐他，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，再多多的陪送他些東西。那孩子心腸兒也好，年紀兒又輕，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，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。襲人那里還得我細細勸他。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，只等他家里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，我們還去打聽打聽，若果然足衣足食，女婿長的象個人兒，然後叫他出去。」王夫人聽了道：「這個主意很是。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么！」薛姨媽聽了點頭道：「可不是么！」又說了幾句，便辭了王夫人，仍到寶釵房中去了。

看見襲人淚痕滿面，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。襲人本來老實，不是伶牙利齒的人，薛姨媽說一句，他應一句，回來說道：「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纔和我說這些話，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。」薛姨媽聽他的話，「好一個柔順的孩子！」心里更加喜歡。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

過了幾日，賈政回家，眾人迎接。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，弟兄叔侄相見，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。然後內眷們見了，不免想起寶玉來，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。賈政喝住道：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，你們在內相助，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。別房的事，各有各家料理，也不用承總。我們本房的事，里頭全歸于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」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，將來丫頭們都勸放出去。賈政聽了，點頭無語。

次日賈政進內，請示大臣們，說是：「蒙恩感激，但未服闋，應該怎麼謝恩之處，望乞大人們指教。」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。于是圣恩浩蕩，即命陛見。賈政進內謝了恩，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，又問起寶玉的事來。賈政据實回奏。圣上稱奇，旨意說，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，想他必是過來人，所以如此。若在朝中，可以進用。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，便賞了一個「文妙真人」的道號。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。

回到家中，賈璉賈珍接著，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，眾人喜歡。賈珍便回說：「宁國府第收拾齊全，回明了要搬過去。櫳翠庵圈在園內，給四妹妹靜養。」賈政并不言語，隔了半日，卻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。賈璉也趁便回說：「巧姐親事，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為媳。」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，便說：「大老爺大太太作主就是了。莫說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書，能夠上進。朝里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里的人么？」賈璉答應了「是」，又說：「父親有了年紀，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，靜養幾年，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。」賈政道：「提起村居養靜，甚合我意。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未酬報耳。」賈政說畢進內。賈璉打發請了劉姥姥來，應了這件事。劉姥姥見了王夫人等，便說些將來怎樣升官，怎樣起家，怎樣子孫昌盛。正說著，丫頭回道：「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。」王夫人問幾句話，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，說的是城南蔣家的，現在有房有地，又有舖面，姑爺年紀略大了幾歲，并沒有娶過的，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里挑一的。王夫人聽了願意，說道：「你去應了，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。」王夫人又命人打聽，都說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，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。襲人悲傷不已，又不敢違命的，心里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，「如今太太硬作主張。若說我守著，又叫人說我不害臊，若是去了，實不是我的心願」，便哭得咽哽難鳴，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，回過念頭想道：「我若是死在這里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。我該死在家里纔是。」于是，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，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。襲人怀著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，見了哥哥嫂子，也是哭泣，但只說不出來。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娉禮送給他看，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，說那是太太賞的，那是置辦的。襲人此時更難開口，住了兩天，細想起來：「哥哥辦事不錯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豈不又害了哥哥呢。」千思萬想，左右為難，真是一縷柔腸，幾乎牽斷，只得忍住。

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襲人本不是那一种潑辣人，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，心里另想到那里再作打算。豈知過了門，見那蔣家辦事极其認真，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。一進了門，丫頭仆婦都稱奶奶。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里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負了一番好意。那夜原是哭著不肯俯就的，那姑爺卻极柔情曲意的承順。到了第二天開箱，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

汗巾，方知是寶玉的丫頭。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，益想不到是襲人。此時蔣玉菡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，倒覺滿心惶愧，更加周旋，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的汗巾拿出來。襲人看了，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菡，始信姻緣前定。襲人纔將心事說出，蔣玉菡也深為歎息敬服，不敢勉強，并越發溫柔体貼，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。看官聽說：雖然事有前定，無可奈何。但孽子孤臣，義夫節婦，這「不得已」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。此襲人所以在又一副冊也。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：

千古艱難惟一死，傷心豈獨息夫人！

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。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，審明定罪，今遇大赦，褫籍為民。雨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，一車行李，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。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里出來，執手相迎。雨村認得是甄士隱，也連忙打恭，士隱道：「賈先生別來無恙？」雨村道：「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！何前次相逢覿面不認？後知火焚草亭，下鄙深為惶恐。今日幸得相逢，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。奈鄙人下愚不移，致有今日。」甄士隱道：「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，貧道怎敢相認！原因故交，敢贈片言，不意老大人相棄之深。然而富貴窮通，亦非偶然，今日復得相逢，也是一樁奇事。這里離草庵不遠，暫請膝談，未知可否？」

雨村欣然領命，兩人攜手而行，小廝驅車隨後，到了一座茅庵。士隱讓進雨村坐下，小童獻上茶來。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。士隱笑道：「一念之間，塵凡頓易。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，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？」雨村道：「怎麼不知。近聞紛紛傳述，說他也遁入空門。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。」士隱道：「非也。這一段奇緣，我先知之。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敘話之前，我已會過他一面。」雨村驚訝道：「京城離貴鄉甚遠，何以能見？」士隱道：「神交久矣。」雨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現今寶玉的下落，仙長定能知之。」士隱道：「寶玉，即寶玉也。那年榮宁查抄之前，釵黛分離之日，此玉早已離世。一為避禍，二為撮合，從此夙緣一了，形質歸一，又復稍示神靈，高魁貴子，方顯得此玉那天奇地靈之寶，非凡間可比。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，如今塵緣已滿，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，這便是寶玉的下落。」雨村聽了，雖不能全然明白，卻也十知四五，便點頭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下愚不知。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，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復又豁悟如此？還要請教。」士隱笑道：「此事說來，老先生未必盡解。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。一番閱冊，原始要終之道，歷歷生平，如何不悟？仙草歸真，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！」雨村聽著，卻不明白了。知仙机也不便更問，因又說道：「寶玉之事既得聞命，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

多，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呢？」士隱歎息道：「老先生莫怪拙言，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。大凡古今女子，那『淫』字固不可犯，只這『情』字也是沾染不得的。所以崔鶯蘇小，無非仙子塵心，宋玉相如，大是文人口孽。凡是情思纏綿的，那結果就不可問了。」雨村聽到這里，不覺拈須長歎，因又問道：「請教老仙翁，那榮宁兩府，尚可如前否？」士隱道：「福善禍淫，古今定理。現今榮宁兩府，善者修緣，惡者悔禍，將來蘭桂齊芳，家道復初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」雨村低了半日頭，忽然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，恰好應著『蘭』字。适間老仙翁說『蘭桂齊芳』，又道寶玉『高魁子貴』，莫非他有遺腹之子，可以飛黃騰達的么？」士隱微微笑道：「此系後事，未便預說。」雨村還要再問，士隱不答，便命人設俱盤飧，邀雨村共食。

食畢，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，士隱便道：「老先生草庵暫歇，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，正當今日完結。」雨村驚訝道：「仙長純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緣？」士隱道：「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。」雨村聽了益發驚异：「請問仙長，何出此言？”士隱道：“老先生有所不知，小女英蓮幼遭塵劫，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。今歸薛姓，產難完劫，遺一子于薛家以承宗祧。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，只好接引接引。」士隱說著拂袖而起。雨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著了。

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，送到太虛幻境，交那警幻仙子對冊，剛過牌坊，見那一僧一道，縹渺而來。士隱接著說道：「大士，真人，恭喜，賀喜！情緣完結，都交割清楚了么？」那僧道說：「情緣尚未全結，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。還得把他送還原所，將他的後事敘明，不枉他下世一回。」士隱聽了，便供手而別。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峰下，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，各自雲遊而去。從此後，「天外書傳天外事，兩番人作一番人。」

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，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，上面字跡依然如舊，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，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，便點頭歎道：「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，原說可以聞世傳奇，所以曾經抄錄，但未見返本還原。不知何時復有此一佳話，方知石兄下凡一次，磨出光明，修成圓覺，也可謂無復遺憾了。只怕年深日久，字跡模糊，反有舛錯，不如我再抄錄一番，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，託他傳遍，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。或者塵夢勞人，聊倩鳥呼歸去，山靈好客，更從石化飛來，亦未可知。」想畢，便又抄了，仍袖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，遍尋了一番，不是建功立業之人，即系饒口謀衣之輩，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。直尋

到急流津覺迷渡口，草庵中睡著一個人，因想他必是閒人，便要將這抄錄的《石頭記》給他看看。那知那人再叫不醒。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，纔慢慢的開眼坐起，便草草一看，仍舊擲下道：「這事我早已親見盡知。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，我只指與你一個人，託他傳去，便可歸結這一新鮮公案了。」空空道人忙問何人，那人道：「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到一個悼紅軒中，有個曹雪芹先生，只說賈雨村言託他如此如此。」說畢，仍舊睡下了。

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此言，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，果然有個悼紅軒，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閱歷來的古史。空空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，方把這《石頭記》示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「果然是『賈雨村言』了！」空空道人便問：「先生何以認得此人，便肯替他傳述？」曹雪芹先生笑道：「說你空，原來你肚里果然空空。既是假語村言，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，樂得與二三同志，酒餘飯飽，雨夕燈窗之下，同消寂寞，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，似你這樣尋根問底，便是刻舟求劍，膠柱鼓瑟了。」那空空道人聽了，仰天大笑，擲下抄本，飄然而去。一面走著，口中說道：「果然是敷衍荒唐！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并閱者也不知。不過游戲筆墨，陶情适性而已！」後人見了這本奇傳，亦曾題過四句偈语，為作者緣起之言更轉一竿頭云：

說到辛酸處，荒唐愈可悲。

由來同一夢，休笑世人痴！

上一回　回目录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